

三二五

P B1011.001.076

日本百科知识文库

日语

日本 茶道文化

王
勇
玲
静
著

主编
著



TS971
96

日本百科知识文库

日本 茶道文化

王勇 主编 吴玲 江静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茶道文化/吴玲,江静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3

(日本百科知识文库/王勇主编)

ISBN 978-7-5321-3721-3

I. ①日… II. ①吴…②江… III. ①茶-文化-日本

IV. ①TS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8805 号

总 策 划:毛丹青

统 筹:郑宗培

责任编辑:杨 婷

装帧设计:袁银昌

日本茶道文化

吴 玲 江 静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l.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5 图、文 176 面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721-3/Z·19 定价:60.00 元(共三册)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序一

中日之间的“距离”

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王 勇

谈到中日关系，时下流行“一衣带水”。把浩瀚的东海，比喻作一条衣带，显然有悖地理学常识。所以说这个比喻，表达一种美好的愿望，带有浓郁的文学色彩，折射出特定时期的政治氛围。

中日之间究竟相隔多远？在现代测量技术发明之前，人们的距离感，往往依据心理尺度。查阅古代文献，《后汉书》说“乐浪郡徼去其国万二千里”，乐浪（今朝鲜）距中原还有好几千里，所以在古代中国人的世界构图中，日本列岛隐现在缥缈的天涯海角，史书称之为“绝域”。

远不可及的距离感，给人驰骋想象的空间，衍生出种种幻觉。中国习称日本为“扶桑”、“东瀛”、“方壶”等，意思都是仙人所居的海外神山。直到清朝末年，现代科技知识已经比较精确地测定中日之间的距离，但大多数士大夫依然雾中看花般地认知日本。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叹息，中国文人视日本“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这种朦胧的距离感，把日本虚化为世外桃源，妨碍中国人认识真实的日本，危害不可谓小。

然而，历史上中日之间也有过几次近距离接触。明朝时，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宣称吞并大明、坐镇宁波。明朝出兵援朝，经

过短兵相接，往昔令人向慕的“神仙”，一变而为毛骨悚然的“怪物”。翻看明代传奇《斩蛟记》，丰臣秀吉被描绘成头似巨钟、赤发披面、双目喷火的巨蛟，即可为一证。

元明之际，倭寇跳梁，频频出没东南沿海，在民众中造成空前恐慌。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倭寇图卷》与北京国家博物馆藏《抗倭图卷》异曲同工，画中的倭寇下身赤裸、光头跣足、肩扛刀枪、身缠斑衣、面目狰狞。明人郑舜功在《日本一鉴》中提到一本叫《海乱鬼录》的奇书，解释海乱鬼是“倭海鱼名”，人们用以指呼“倭贼”。《运步色叶集》载：“海来乱鬼……亦作魮。”据1603年的《日葡辞书》，“海乱鬼”读作 Cairagui，“似鲛之鱼”，是一种皮呈梅花斑的食人鲛鱼。抗战时期，中日生死肉搏，“海乱鬼”定格为“鬼子”，日本人被彻底妖魔化了。

回顾中日交往历史，日本离我们太远，超出正常的视觉距离，容易被虚化为神仙；日本离我们太近，甚至引起肢体摩擦，常常被异化为鬼怪。好比用望远镜瞭望，模模糊糊地产生海市蜃楼的错觉；如果拿显微镜观察，局部的瑕疵会被无限扩大。谚云：“远看似朵花，近看全是疤。”中日之间远近距离错位，正应此验。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双方都面临重新调整焦距的问题。焦距调大了模糊，焦距调小了障眼；谦卑地仰观对方难窥全貌，傲慢地俯视对手易失准头。

2006年9月，侨居日本的双语作家毛丹青先生，应邀在北京大学演讲，题目是“一个‘等身大’的日本”。他用不卑不亢的眼神观察日本，用不褒不贬的语气描述日本，引起听众广泛共鸣。事后他南下杭州，我们谈古论今，深感实现中日真正的友好，双方必须平等对视，切忌刻意美化或丑化。

我们的上述想法，获得日本伦理研究所丸山敏秋理事长赞同，经过多次磋商，2007年10月宣告“梦幻工程”启动。此工程的主要内容，即通过编写一套《日本百科知识文库》，系统客观地介绍日本的方方面面，确保民众在最佳距离审视对方。我们的终极理想是“平等对视”，所以期待日本也能出版《中国百科知识文库》。

序二

日本 社团法人伦理研究所
理事长文学博士 丸山敏秋

中国与日本是隔海相望的邻邦，从古代开始，我们的祖先就不畏惊涛骇浪，开始了两国之间的人流与物流的交往。日本人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引进了中华文明，一边取舍，一边努力消化。中国对日本而言，是伟大的先师，是应该学习的典范。与此同时，在亚洲之中的日本文明较早地完成了近现代化的进程，对中国也产生了相对的影响。

中国人与日本人从外表上看很像，包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汉字，共同拥有儒教的历史，乃至吃饭时用筷子都是一样的。当然，不同国度的人，无论在生活习惯上，还是思维方式上，都有明显的差异，这也是一个事实。

所谓“摩擦”的发生，古今皆有之，究其起因，恰恰是因为我们没能理解上述的差异而造成的。不了解对方是会造成悲剧的，历史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今天，世界的文明步入了新的历史篇章，诞生于西方，被强大的科技力量支撑的近代文明正在面临着变革。从地球规模上着眼，所有的事物都必须以持续而可能的视点观察。尤其是在东亚各个领域的连带关系，也应该得到空前的强化。

在上述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共同享有正确的知识，这也是当今时代的要求之一。为了使中国与日本之间不再发生无益的困惑与误会，两国相互加深理解，我们构想了这套《日本百科知识文库》。

著名的双语作家，神户国际大学毛丹青教授是我 25 年的朋友，他介绍我结识了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学术专家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的王勇教授。在美丽的西子湖畔，我们一起讨论这一“梦幻工程”，真的犹如昨日般明晰。如今初步实现了这一构想，我由衷地高兴，并期待这套文库作为中日新时代的桥梁发挥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作为姊妹文库，我也期待《中国百科知识文库》在日本出版发行。

目 录

序一 中日之间的“距离”	王 勇
序二	丸山敏秋
第一章 日本茶道的历史	001
第一节 奈良平安时代	002
第二节 镰仓时代	010
第三节 南北朝时代	017
第四节 室町时代	020
第五节 战国时代	024
第六节 安土桃山时期	030
第七节 江户时代	041
第八节 明治时代以后	063
第二章 茶事茶礼	077
第一节 茶事的种类	078
第二节 茶事的过程	082
第三节 茶道的基本礼法	090

第四节 煎茶道茶会·····	094
第三章 茶道建筑·····	097
第四章 茶道器具·····	107
第一节 等候室用茶道具与茶室用茶道具·····	108
第二节 添炭用茶道具·····	112
第三节 点茶用茶道具·····	116
第四节 怀石料理用茶道具与茶庭用茶道具·····	122
第五节 煎茶道茶道具·····	123
第五章 茶人、茶书与茶道流派·····	131
第一节 茶 人·····	132
第二节 茶 书·····	140
第三节 当今日本茶道的主要流派·····	150
后记·····	161
参考文献·····	162

第一章 日本茶道的历史

第一节 奈良平安时代

奈良、平安时代(710~1192),是日本汲取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期,中国的栽茶技术与饮茶习惯也被视作先进文化的代表传到了日本,并受到以天皇为首的贵族阶层的广泛欢迎,一时间,品茶吟诗蔚然成风。

一、日本茶的起源

日本茶源自何处?对此,日本方面存在着两种意见:本土自生说和中国渡来说。

持“自生说”意见的学者认为:日本列岛西半部位于常绿阔叶林的东端,在那种自然条件下,完全有生长原生茶树的可能。今天,在北到秩父,南到四国、九州的山间僻地,依然生长着一种与中国茶品种不同的野生“山茶”,或许就是原生茶树的后裔。对此,有日本学者通过实地调查提出了反驳意见,他们认为:“山茶”其实是栽培茶的野生化,不能作为日本茶自生的证据。此外,关于所谓的“野生茶”到底是否真是野生,专家们的意见认为,目前发现的“野生茶”,大都生长在已经垦荒过的二次性原始林中,它们大都是成片地生长并有明显的局部性,而少有自然繁衍的生长状态,这就证明了日本列岛的茶树繁殖带有浓厚的人为因素。日本茶叶科学家桥本实先生经过实地调查以及对日本茶树的形、叶、花、果实、遗传基因等进行科学分析后认为,日本的野生茶及栽培茶均需上溯至中国云南的皋芦种。

坚持“自生说”的学者同时举出下列考古发现作为证据：在1926年发掘的德岛县德岛市净水池遗址和1940年发掘的埼玉县岩槻市真福寺泥炭层遗址中，分别发现了属于绳纹时代（约8500～约2500年前）晚期的茶籽化石；在1970年发掘的山口县宇部市炭田冲山层内（约4500～3500万年前），也发现了据说是五片茶叶、二粒茶籽的化石。可是，对于宇部化石是否就是茶叶化石，日本国立科学博物馆植物研究室室长植村和彦持怀疑态度，因为化石叶片形状虽然与茶叶相似，但与山茶很难区别，未必与今天的茶有亲族关系。

虽然“自生说”在日本有一定的支持者，“中国渡来说”的认识依旧是中外学界的主流。1993年在云南思茅地区召开的“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中国古茶树遗产保护研讨会”上，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美国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专家学者，经过考察论证，一致认为中国云南省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是中国人把栽培茶、制茶和饮茶的方法传播到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地。

那么，中国茶到底是何时，又是通过何种途径传入日本的呢？

有日本学者认为，茶是与稻作文化一起传入日本的，时间可追溯至绳纹时代末弥生时代（公元前3～3世纪）初。

也有人作这样的猜想，7世纪初，推古朝摄政圣德太子（574～622）在奈良、大阪两地分别建造法隆寺和四天王寺的时候，利用了外来人的先进技术。由于营造寺院的工程绝非一两年所能完成，因此有大量的技工从大陆及朝鲜半岛移住日本，他们在传入技术的同时，也传入了喝茶的习俗。

目前最为一致的观点是，遣唐使将茶籽和饮茶之风带到了

日本。

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唐代是日本汲取中国文化的高峰期，从 630 年到 894 年的 264 年间，日本共向唐朝派遣了 20 次遣唐使。遣唐使成员中，除了朝廷任命的官员，还有一些留学生和学问僧，其中，不乏在唐留学长达二三十年者，他们不仅如饥似渴地考察和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还广泛地消化和吸收唐朝文化的各个方面，其中就有茶文化。众所周知，唐代饮茶习俗已较为普及，尤其是建中元年（780）前后陆羽《茶经》的问世，更标志着茶文化已在文化领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这样一来，饮茶作为一种高雅风流的文化现象就被这些遣唐使成员们介绍到了日本。

二、季御读经中的“引茶”

据《公事根源》，自天平元年（729）起，圣武天皇在每年的二月和十一月都会邀请东大寺、兴福寺、延历寺的百名僧人来到宫中，连续三四日诵读《大般若经》，以祈祷国家太平、天皇安康。这就是所谓的“季御读经”。期间，僧人会被招待饮茶，也就是所谓的“引茶”。这是日本最早的关于饮茶的记录。季御读经活动一直延续至 13 世纪中叶。

三、永忠献茶

在记载着桓武天皇到淳和天皇年间（792～833）历史事实的编年体史书《日本后纪》中，有这么一则记事：

弘仁六年（815）4 月，嵯峨天皇（786～842）巡幸位于今天京都市府滋贺县琵琶湖西岸的韩崎，途经坐落在京都北郊的崇福

寺，时任该寺大僧都的永忠（743～816）率众僧将天皇迎至寺内，升堂礼佛之后，又伴随天皇赶赴梵释寺。在那里，天皇诗兴大发，与众臣唱诗应和，永忠乘兴煎茶奉上。

文中的大僧都永忠，俗姓秋筱氏，幼年出家，在奈良学佛。大约在宝龟八年（777），35岁的永忠随遣唐使来到中国，住在专为接待、收留日本留学僧的长安西明寺。当时的长安正是茶文化圈的中心所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使永忠养成了喝茶的习惯，进而体验到茶文化的独特魅力。永贞元年（805），63岁的永忠年老思归，告别了生活近30年的唐朝，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如同其他许多留学僧，有过长期留学经历的永忠受到了天皇的赏识，得掌京都北郊的崇福寺和梵释寺。也许是离开故乡太久，永忠对曾养育过他的日本饮食颇感陌生，且多有微词。回国后的第二年6月，他就向朝廷指出，斋会上的饮食过于“粗恶”，应更“丰浓”一些。在永忠看来，茶作为唐朝饮食文化的代表，无疑是进步与高雅的象征，应予以普及与发扬，这就使得他会利用天皇巡幸的机会，亲自煎茶奉御。

这嵯峨天皇原本就是个仰慕中国文化之人，汉学修养极高，不仅精于诗作，且工于书道。在喝了永忠献的茶以后，天皇顿觉神清气爽，更深地领略到了唐朝茶文化的独特魅力，随即产生发扬光大之意。两个月后，他命畿内地区（京都附近，包括今奈良县、大阪府及兵库县的部分地区）及近江（旧国名，今滋贺县）、丹波（旧国名，大部分在今京都府、小部分在兵库县一部）、播磨（旧国名，今兵库县西南部）等国种植茶树，以备每年进贡之用。很难说，天皇饮茶是因为喜欢它的味道，不如说，在天皇眼中，茶作为唐朝先进文化的载体更具诱惑力。

四、最澄与日吉茶园

在今滋贺县大津市比叡山东麓的日吉神社境内，有一片据说是日本最古的茶园，也就是所谓的“日吉茶园”。据《日吉神社神道秘密记》记载，延历二十四年（805），日本天台宗始祖、传教大师最澄（767～822）从唐朝留学归国后，将从浙江天台山带去的茶籽种在了该茶园。今天，我们还能看到立在社内的“日吉神社御茶园”之碑，以及生长在碑周围的一些茶树，据说，其中有树龄长达千年的古茶树。这些茶树上生长的茶可不一般，它是奉献给诸神的供品，非凡人所能享用。每年的4月12日到15日，该社都会举办颇为壮观的山王祭，以祈祷天下太平、五谷丰登，届时，人们会举行庄重的献茶仪式，将在日吉茶园采摘的新茶敬献给日吉大社的诸神。

五、汉诗中吟咏之茶

在嵯峨天皇的带动下，吃茶趣味在上流社会普及开来，茶文化迎来了平安时代的鼎盛时期，时为9世纪前期的弘仁年间（810～824），学术界称这一时期的茶文化为“弘仁茶风”。那些对唐朝文化充满憧憬与渴望的平安贵族，对茶的兴趣达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他们完全接受了中国文人对茶的理解和认识，模仿中国文人饮茶吟诗，或是在茶烟的缥缈与煮茶声的虚幻中，洗涤尘世烦恼，体味带有梦幻色彩的神仙意境；或是寓情于茶，表达与友人的离别之情、惜别之意。一时间，饮茶成为日本上流社会最高的精神享受。

在当时留下的汉诗集中，找到了不少与茶有关的诗作。

弘仁五年（814）八月十一日，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皇太弟，也就是后来的淳和天皇（786～840）在自家池亭举办诗宴，为嵯峨天皇赋诗曰：

玄圃秋云肃，池亭望爽天。
远声惊旅雁，寒引听林蝉。
岸柳惟初口，潭荷叶欲穿。
肃然幽兴处，院里满茶烟。

《凌云集》（秋日皇太弟池亭赋天子）

茶烟袅袅之处，天皇与他的王公大臣们欣赏着已略带萧瑟的庭园美景，品茗作诗，远处偶然传来几声惊雁与秋蝉的哀鸣。

《文华秀丽集》中收录的“题光上人山院一首”则描绘了另外一幅画面：春寒料峭的早春时节，深山老林的一座寺庙里，几位高僧在缥缈的茶烟中品茗论道。

梵宇深峰里，高僧住不还，
经行金策振，安坐草衣闲。
寒竹留残雪，春蔬采旧山，
相谈酌绿茗，烟火暮云间。

最能引起人们对神仙世界无限遐想的，还是嵯峨天皇送给最澄（767～822）的“答澄公奉献诗”（《文华秀丽集》）中的一句：“羽客亲讲席，山精供茶杯。”说是最澄设席讲经时，连山中的精灵都奔赴讲席，与最澄举杯共饮。中国茶文化中的神仙思想在此得到了体现。

饮茶不仅是追求一种超凡脱俗的境界，也是上流社会的人们寄托情感的一种高雅方式。嵯峨天皇在空海回高野山之际，为其设茶宴饯行，临别赠诗一首：